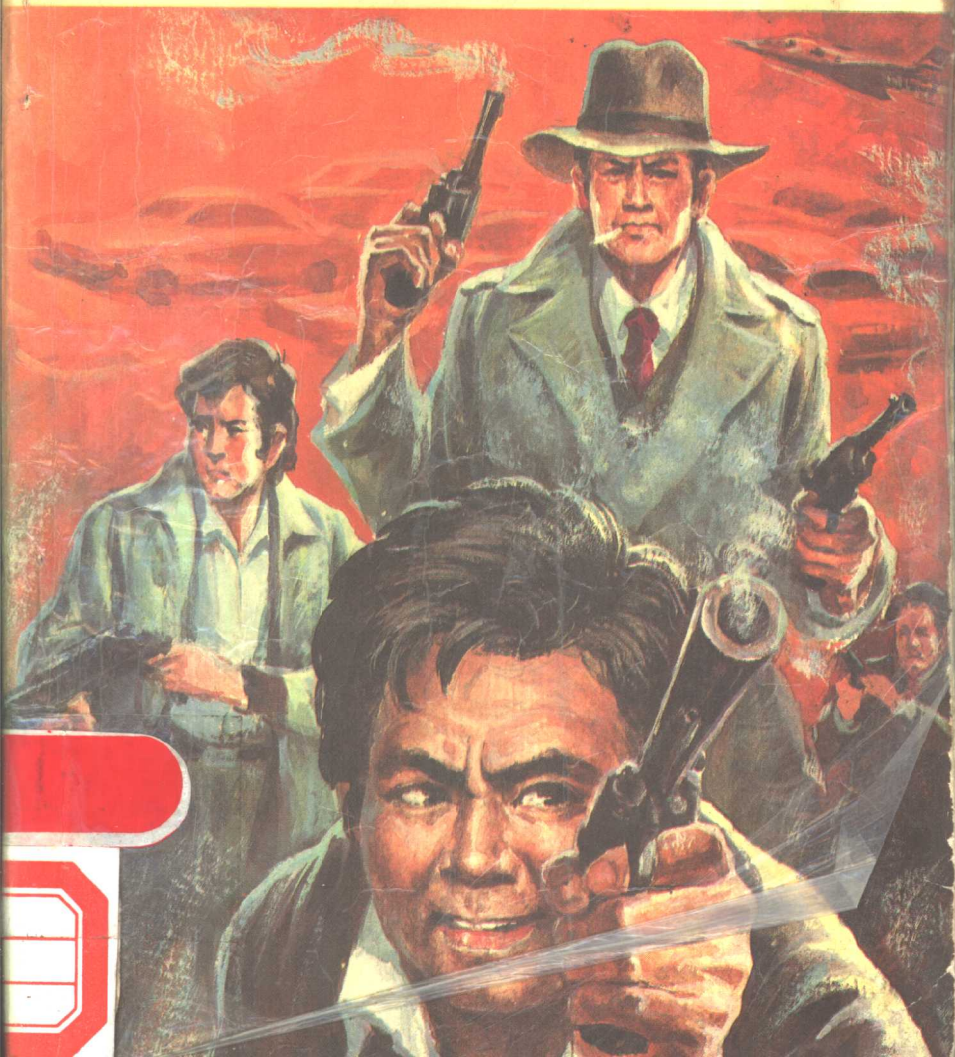


UJUNZHONGDEHUARENQIANGSHOU

河文艺出版社

李家容 编

缉毒军中的华人枪手



I247.5
4063

缉毒军中的华人枪手

李家容 编

黄河文艺出版社

缉毒军中的华人枪手

李恩容 编

责任编辑 李恩清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经五路16号)

河南省新安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.5印张 203千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000册

ISBN7-5400-0075-9/I·73

定价2.75元

内容提要

这本小说包括五部风采各异的中篇：

一个男子汉被判了死刑，其女友却依然深情地挚爱不移，道德与法律、情爱与愚昧扭合在一起，令人柔肠寸断，感慨万千……

这里是一座八面房，是日寇侵华残害无辜的阎罗殿，多少人望而却步，闻声丧胆，一群草莽英雄却将它搞得地覆天翻……

那里是一幢被鬼怪魔影笼罩的恐怖小楼，人们将它传得神乎其神。真有妖？真有怪？里面却隐藏着一个男女混杂的国际走私集团……

这里有一座十分隐蔽的地下金库，里面存放着大量金银财宝。国民党溃逃时想把它带走，却怎么也挪不动，搬不开。这究竟是天意，还是神使鬼差？……

在那一支十分精干的国际缉私军中，有着4名华人枪手。卓绝的斗争，复杂的考验，他们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坚毅、聪明和果敢，然而也出现了个别败类……

这本小说集侦破、传奇、情爱于一体，不但情节紧张、故事生动，可读性极强，而且能使你从这些故事中了解各种生活，受到有益启迪。

目 录

死囚档案.....	金仕善 (1)
八面房的秘密.....	彭 青 (66)
缉毒军中的华人枪手.....	彭 青 (118)
恐怖的小楼.....	旭 帆 (210)
金库被盗之谜.....	戴世民 (250)

死 囚 档 案

行政管理学教研室

金 仕 善

公元1980年4月6日，公安局预审科李科长急匆匆跑来找我，约我“深入”一桩他认为非同一般的凶杀案，并且不由分说，强行将我拉了去。

案情十分简单：杀人犯王文光，现在46岁，1951年从事教育工作，1957年曾内定“普右”，因强奸女学生未遂一案，判刑两年，投入劳教。获释后，曾一度“盲流”新疆，嗣后还乡务农，当过一段时间民办教师。三天前的上午，在他家用利斧将公社党委副书记魏俊杰砍死，当即逮捕归案。

我花了三天时间，看完了这份死囚档案。这案件的涉及面很广，但我无力把它们写成一部话剧或小说。

我愿把它公之于众，为写作高手提供创作素材。

1980年4月18日，李科长和我提审了杀人犯王文光。

仅从外观上看，他根本不像杀人凶手。他虽久经日晒，仍掩不住白净的肤色。眼角的鱼尾纹细小密集，鼻梁直而

尖，薄嘴唇，一副典型穷酸秀才模样。因审过多次，案情基本清楚，李科长就没按常规发问，而是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王文光，你应该老实交代作案动机。”

王文光睁开死鱼般的眼睛，倦怠地答道：“我已说过多次了，话不投机，他侮辱人格，我一怒之下劈了他。”

“这能成为杀人动机吗？”

王文光异常平静，闭上了那死鱼般的眼睛。但李科长紧逼不放，一个劲追问，王文光叹口气说：“科长，我是死有余辜，该交代的都交代了，你们就快点判决吧！”

我和李科长交换了一下眼色，我说：“王文光，作案动机不清楚，法院也不好判决呀。你但求速死，死，也要死个清楚明白啊！”

王文光似乎有点气恼地斜了我一眼，嘴角抽动了一下，接着双唇紧闭。

老李见“硬掏”不行，只好拿出查获的王文光的“情妇”（姑且套用西方的称呼吧）白彩玉的一沓书信，朝他晃了晃，问：“白彩玉跟你是什么关系？”王文光立刻遭了电烙似地痉挛起来，接着不由自主地说：“这，这事跟她没关系，真、真的没关系……”

我和李科长同时一愣，老李沉吟片刻，说：“王文光，你放心，我们决不会牵连无辜。但为了弄清案情，又必须把与本案有关的人和事搞清楚。听明白了吗？”

王文光紧咬下唇，足足沉默了十分钟，这才开口道：“队长，我只想声明一点，白彩玉与魏俊杰素不相认，自然与此案无关；我死不足惜，你们要对白彩玉进行调查我也不能反对，但是……她还要生活，我只求在调查中注意影响，千

万……千万不能把她牵扯进来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李科长说：“那你更应该把问题讲清楚。如果你能提供令人信服的作案动机，经过证据的检验，的确与白彩玉无关，自可另当别论。”

王文光既不分辩，也没有提出其他要求，只是默然不语。这当然不能排除我们对白彩玉的怀疑，因为就在王文光作案的一个多月前，白彩玉还给他写过一封长信。信是这样写的：

光：

21日、24日及3月2日的来信均收到，拖到今天才得以回信，你一定会骂我狠心吧？咳，我要对你说的心事太多，也太复杂了，真不知从何说起。加上连日的劳累体力不支，情绪不好，一直没有提笔。这些就不谈了，只谈谈没有及时回信的原因。

你吐了不少血，我明白这全是因为上次给你的“绝情信”引起的。其实我何尝想要“绝情”？我说过，现在已经太迟了，实在太迟了。我俩曾心平气和地讨论过：不可能结合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只有面对现实，不要自己欺骗自己，把绝望的深渊当成幸福的甘泉步步逼进。我还说过，我们就此后撤，要付出惨痛的代价——两颗破碎的心。但舍此还能有其他什么办法呢？我已经把几年来不愿出唇的话全说了，叫我还能再说什么呢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只有听凭你的埋怨，保持沉默，此外，别无他法。

光：我明白你心里很苦，因为掂一掂自己心中的苦水，就能知道你的苦水有多少。自给你发出“绝情信”后，我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轻轻地呼喊：天哪，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相

聚，不爱的人又非要在一起做戏不可？说真心话，我真有点恨自己，与其这样不明不白地受苦，倒不如糊里糊涂混日子，悔不该打开自己感情上的闸门，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！光：写到这里，我已是泪如泉涌，究竟是为自己的薄命而伤心，还是因为命运的捉弄而懊恼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我只巴不得自己越变越糊涂，没有思想，没有精神，只有一副躯壳。

安民经常来我厂找我“谈判”。他也适当作了让步：可以一般地与你通信联系；但也有一个坚定的要求：不准许再提离婚。他并不那么蠢，天天在门卫值班室里拦住我亲近的同事倾诉“苦衷”，以博取他们的同情和好评。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，我说一句话，马上有人向他报告。我一“行动”，那一伙人就群起而攻之。二百多人的厂，都把我们的事当成新闻，七嘴八舌，闹闹轰轰，简直叫人不得安生。厂领导对我一直是“教育帮助”，苦口婆心，义正词严。即使再闹到法庭去，黄庭长准定还要坚持他的看法。亲人不支持我，知心朋友反对我，还能指望别的什么人同情我吗？光：这笔非还不可的相思债，看来只有到黄泉才能了结！

光，我完全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不为自己，为了孩子，不管怎样苦，也要把人生的道路走完。你暂时不要给我写信，免得又起波澜。等到秋天，我一定想法说服安民，前去看你。万一他有顾虑，我就约他同行。

愿你早日恢复健康！

玉 3月5日

王文光虽然什么也不说，但几乎可以断言，他的行凶杀人与绝望有关，而他的绝望又与白彩玉的“绝情书”及上述

这封信有关；假如他和白彩玉如愿以偿，结成眷属，他是绝对不会铤而走险的。

我和李科长决定去找白彩玉谈谈。

白彩玉在古龙镇针织厂工作，为了尽量缩小影响，便在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与她谈话。

她三十七八岁，面容虽憔悴，但清秀端庄。当派出所民警向她介绍了我们二人的身份后，她那瘦弱娇小的身躯不由颤抖起来。她大概已经听到了传闻，而且预感到传闻将被证实，端茶杯的那只手直抖，茶水荡出杯来。

“白彩玉同志，你认识王文光吗？”李科长问。

白彩玉惊恐不安地直点头。

“我们想找你了解了解王文光的情况。”

“文光他，他怎么啦？”

“王文光被捕了。”李科长点了点头。

“他，他真的杀人了？啊！”白彩玉惊骇得不能自持，“他杀人了？”她呐呐地说，“他……绝望了……我不该啊！不该……不接电话……”她终于忍不住了，伏在桌上抽泣起来。

我、李科长、以及那位干警默默地交换着眼色，让白彩玉有个调整感情的时间。我们静候了片刻，她才缓缓地抬起头来，嗫嚅着想说什么，却没能出声。

老李不愧是预审科长，他注意到了“电话”：“白彩玉同志，王文光给你打过电话？什么时候打的？”

“4月2日。”白彩玉未加思索。

李科长意味深长地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我好狠心哪！”白彩玉五脏俱裂地喃喃自语道：

“啊，罪过啊！我为什么不去接电话啊？我……我应该去接呀……”她那娇小的身躯毫无顾忌地颤抖着。她哭成了个泪人。

用不着问了，我们从白彩玉忏悔的自语中，意识到她不接那个电话是对王文光沉重的一击。看着谈话无法进行下去，我们决定今天到此为止。

第二天，白彩玉的情绪稳定多了，一开始就提出与王文光见一面的要求。李科长和颜悦色地告诉她，在案情没有弄清前，是不允许见面的。白彩玉通情达理地点点头。

白彩玉的态度极其诚恳，愿意毫无保留地交代她与王文光的关系。她带来了现存的、能够找到的王文光给她的信件和诗词。除此之外，为着说明她与王文光的关系，还拿来了自己的日记、有关文稿。她建议我们先看看那些材料，然后再“入情入理”地谈清楚。

在此之前，我们就已大体上了解白彩玉的身世：她父亲是国民党青年军，1948年逃台。解放前，她和母亲住在乡下老家。1953年，在武汉市工作的外公外婆将她接去上学。白彩玉读书用功，成绩优秀，担任着班主席的工作。1962年初中毕业，响应党的号召回乡务农。直到1979年才参加工作，将户口转到古龙镇。

为了叙述的方便，先从白彩玉回乡务农后说起。

“彩玉同志，你初中一毕业就这样回乡了？”

白彩玉点头“嗯”了声，随即补充说：“回后不久，我母亲就去世了。可能是肝癌，当时没法确诊，是请当地的中医看的。”

“后来你去民办小学教书了吗？”

白彩玉木然地摇摇头说：“教书？一直没能教上，当时只是嚷嚷而已，并没有办起来。”

“那，以后——”

白彩玉说：“后来我去了一个远房亲戚家。这个亲戚住在离我家三十多里的凉亭场，是我姑妈婆家的叔伯姐姐，也就是我丈夫的母亲，我也管她叫姑妈。”

“你们大队的刘远清书记为什么不管你呢？你在发言稿中不是说，他很喜欢你吗？”

白彩玉陷入了深沉的回忆，好像那是非常久远的事，好像根本不曾记得刘远清这个人。许久，她才抬起头来，说：

“哦，有这么回事，刘书记是个好人。因我爸爸当青年军去台湾了，刘书记怕我留在当地有所不便，就劝我去姑妈家。”

“你从小就知道你爸爸的情况吗？”

“不，我妈一直瞒着我，瞒着政府，外公外婆也瞒着我，连学校都不知道。要不，是不会让我当班主任的。”

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”

“1964年‘四清’时，与我丈夫闹离婚那次。”

我与白彩玉谈话时，李科长正对着王、白二人的“生死同盟约”发愣。他显然很激动，迫切需要了解他二人的关系的发展情况。我于是问：“白彩玉同志，你与王文光是什么时候、怎样认识的？”

白彩玉神情沮丧，显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心理准备。好一刻，她才恍然记起什么似的说：“呃，我不是把日记交给你们了吗，日记里都写了呀！”

三天后，我们离开古龙镇回到县城。

从白彩玉提供的情况看，她确实没有参与王文光作案的

嫌疑。当然，这里是指“直接嫌疑”，不过这就够了，白彩玉对王文光的犯罪活动可以不负任何责任。但是，问题似乎又不这么简单。因为白彩玉对王文光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，一封“绝情信”就足以使他绝望；而种种迹象表明，王文光就是在绝望后杀人的。这就有必要把他们的关系继续研究下去，似乎不如此就不能找到问题的关键。

在摘录他二人有关材料之前，还应报告诸位一段小插曲：鉴于王文光行凶一案，人证物证齐备，罪犯亦已认罪伏法，决定满足白彩玉与王文光见一面的要求。奇怪的是，王文光竟断然拒绝见面。对此，我和老李大惑不解：不是有“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；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的说法吗？通观他二人来往信件，白彩玉待王文光不薄，且为他作了极大的牺牲。王文光如何这般绝情，连见上最后一面都不肯？

且将这一疑问录此备考。

下面公布的是王文光、白彩玉订下的“生死同盟约”全文——

生死同盟约

按人的天性，我俩本来可以自由自在地爱，自由自在地结合。但纵观世态人情，我们的爱情只能转入“地下”。人言可畏，众口铍金。败事之日，就是我俩分离之时。为了将来，必须学会隐蔽自己，待机而动，一举成功。

我二人的意愿与决心是：生则同衾，死则同穴。

玉的愿望——到时，我将以妻子的温情，去抚慰光在搏斗中留下的伤痕。假如我先你而去的话，一定让我死在你的怀抱里，请你向你的至亲好友，宣布我是你忠贞不渝的妻子。

光的决心——决不让玉失望。宁可壮烈死，决不屈辱

生。果断处置，决不退缩。如我背信弃义，电打雷击，死无完尸。

此盟约，自即日起生效，至实现第一愿望止。

王文光（签名）（手印）

白彩玉（签名）（手印）

1978年8月3日

在人类爱情的历史长河中，恋人之间，海誓山盟有之，壮烈殉情者亦有之，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”，不足为奇。不过，这类信誓旦旦的海誓山盟，多发生在初恋的少男少女之中，个中原因，自是少年涉世未深，纯真未染一丝一毫世俗之故。王文光、白彩玉已届中年，涉世可谓不浅，还这么痴男信女般地订立契约，实属罕见。

过了些日子，检察院鉴于罪犯王文光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，人证物证齐备，即向法院提起公诉，经过“三堂会审”，决定判处故意杀人犯王文光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于是打入死囚，只等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后下达执行死刑的命令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我着手整理他二人的材料。下面摘抄的是白彩玉一段时间的日记。

1982年11月7日

掩埋了母亲，我被接到姑妈家。

姑妈家所在的湾子叫凉亭坳，三十多户人家，除一户姓柳的外，全姓鲁。姑妈只有一个儿子，属龙，比我长四岁，1958年支边去新疆。姑妈让我给他写信，说我已经住在这里。我问还写些什么，姑妈说就写“诸般顺遂，万事如意”。我听了直想笑。

我看过安民表哥的几封来信，遣词准确，语言洗炼，字

体挺秀。他一定是个有学问的人。思想肯定“红”，要不为什么去支边呢？

下乡四个多月了，没有为人民办成一件事，心里不是滋味。

我很愿意给表哥写信。他一定见多识广，我真想把现在的苦恼告诉他。

1962年11月13日

今天早晨，我挑着篮子去刮草皮。可姑妈拦住不让去，她要我在家挑花绣朵，这怎么行呢？我是来锻炼的呀！正好月梅姐、正香嫂等一群女将打门前经过。月梅说：“三姆，让彩玉去吧，我们不会把她吃了。”正香嫂更俏皮，说：

“三姆，您老要不用皮纸糊个盒子，把彩玉装到里头。”姑妈笑着骂她们“死婆娘！”让我跟她们去了。

我的“底分”是五分半，不出早工，算是照顾。刮草皮的时候，大家都怕我累了，不把草皮铲给我，我哪里肯依，她们说：“那你就唱支歌吧。唱支歌还我们的草皮。”唱歌是应该的。我唱了“马儿哟，你慢些走呀慢些走”，又唱了电影《刘三姐》的几支插曲。她们都拍手，夸我唱得好。

中午歇脚打尖时，正香嫂她们要我唱“三百六十调”。我说不会唱，正香嫂偏着头说：“哪能呢，你不愿唱罢了。”我说真的不会唱，又问什么是“三百六十调”。正香嫂说：“三百六十调是情歌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（应是三百六十五天）。天天想臂郎，一天唱一调，就是三百六十调。”哎呀，羞死我了，我从没听说有这种歌哩！正香嫂见我满脸绯红，叹口气说：“唉！你这洋学生下乡，今后的日子怎样过啊！”我听了不以为然，笑道：“正香嫂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能

克服重重困难，在农村扎下根。”没料到正香嫂又叹了口气，还说我“百事不懂”。

我正想和她辩论，大队长柳凤鸣检查质量来了。柳队长是高中毕业生，对我很关心，隔天要来家看看。他虽然是大队长，但女将们都不怕他，只听有人发声喊：“打他的油呀！”女将们一涌而上，把他扳个仰面朝天，又七手八脚抬起来，将他的脑袋往一个女人的屁股上撞。柳队长连连告饶，爬起来就跑，质量也不检查了。

一天的劳累，腰酸背疼，坐下起不来。妈姑真过细，舀水给我洗脚，又催我睡下。

1962年12月5日

昨天外公来信，问我在农村受不受得了，要是受不了，就回武汉去。虽说现在各单位“精兵简政”，回武汉很难找到工作，但外公还是想出了办法——我可以到集体办的“红光誉印社”刻蜡纸。说心里话，我真有些受不了。出工、劳累事小，最不习惯的是垆里太不卫生，一到阴雨天，到处都是烂泥烂草，牛屎鸡屎。霉味恶臭熏得人头昏脑胀直恶心，特别是赤脚没处放。

但我不能把这些说出来，因为毛主席说过，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，尽管他们的脚上沾有牛屎。我决心挺住。回武汉太难为情了，学校为我开过欢送会的啊！

1962年12月11日

简直把我气昏了，柳凤鸣原来是这么一个人！

昨天晚上饭后，姑妈头疼，早早地睡了。我洗罢碗，正要补衣服，柳凤鸣来了，他约我去大队部，说有要事跟我谈谈。

会计室没人，天又黑下来，他要我坐在供干部们值班睡的板铺上。我让他把煤油灯点着，他说没带火柴。我原以为他要谈办小学的事，可他并未谈这，却问我：“彩玉，你一定感到孤独吧！”我本想点点头，但转而一想，孤独的想法肯定不对，我说：“如果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意识，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，就不会感到孤独了。”柳凤鸣说：“彩玉，我也是知识青年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好像多读了几本书，反而孤独起来。”我奇怪地问：“你不是当了大队长吗？听说高中生当大队长，全公社就只有你一个，公社党委还号召广大知识青年向你学习呢！”柳凤鸣叹口气说：“学我的哪宗啊！跟你说真心话，无非学我咋咋呼呼。农村干部咋咋呼呼，不放狠些，人家会说你小资产。”我好奇地问：“像我这样，算不算小资产呢？”柳凤鸣说：“你每天早晚刷牙嗽口，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还围一条长围巾。看电影带眼镜。要是我们就不行。但你是大城市下来的，你有点小资产大家可以原谅。”我又问：“你把你的想法向党暴露过吗？”柳凤鸣说：“才将不是跟你说，我是故意咋咋呼呼的嘛，哪里还敢向党暴露！”我笑道：“你不敢向党暴露，却敢向我暴露，你不怕我向党支部汇报吗？”柳凤鸣坦然地笑道：“我当然不怕你。我们都是学生出身，肯定有共同的想法和感觉；再说，你也不是那号人。”我听了没做声，因为他说得很对。柳凤鸣接着问我：“彩玉，你对我的看法怎么样？”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蛮好！你很随和。”他兴奋地问：“真的？”我立刻回答：“真的。”我不会说假话。我为什么要说假话呢？柳凤鸣的确蛮好，大家喜欢他，从不把他当官看待。当时，他沉默着，一会儿又嗫嚅着想说什么，却没说出来。